卷一之三

田賦

特
ワ伊4
1046
2

利
289
2

東京學校圖書

文獻通考卷之一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述
東陽 邵豳 宗周 校刊

支那鐵道所藏

田賦考

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厥賦上上錯賦第一錯謂雜出第二之賦兗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中下第六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三厥賦中上第四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厥賦中中第五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第九厥賦下上上錯第七雜出第六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厥賦上下第三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疎也厥田惟中上第四厥賦錯上中第二雜出第一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

74
1046
2
特

下上第七厥賦下中三錯第八雜出第九三等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第一厥賦中下第六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孔氏曰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少也

三山林氏曰三代取於民之法不同而皆不出什一之數既不出什一之數而乃有九等之差者蓋九州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其賦稅所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計其所入之總數而多寡比較有此九等冀州之賦比九州為最多故為上上兗州之賦比九州為最少故為下下其餘七州皆然非取於民之時有此九等之輕重也

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理田百里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里納銍刈禾曰銍三百里納秸服半藁去皮曰秸秸之外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

唐虞法制簡畧不可得而詳其見於書者如此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

朱子集註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次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

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

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萬二人故曰萬乘之主

按孟子言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即司馬法也然自卿大夫采地推而至於諸侯天子者恐是商之末造法制隳弛故文王因而修明之非謂在岐之時自立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之井奄有萬乘之兵車也

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朱子集註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卿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也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攷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切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什一也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汋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車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右鄭注以為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鄉遂

匠人為溝洫主通利田間之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

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畝畝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畝畝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也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相具以出賦犹共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犹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一方八十里出田犹緣邊十里治澮

右鄭注以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

陳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之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畎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圍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又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

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名之其實一制也

朱子語録曰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決不可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

永嘉陳氏曰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

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溝即不見得包溝洫在內故以間言是在內當云百夫十夫之間矣匠人溝洫却在內故以間言方十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為九百夫方百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為萬夫遂人匠人兩處各是一法朱子總其說謂貢法十夫有溝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簡而盡矣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切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田有溝有洫又有途路方圓可以如圖蓋萬夫之地所占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約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徑法攤算逐一見其子數若都鄙之地謂之甸稍縣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法整齊分畫故遂處畫為井田雖有溝洫不能如圖故但言在其間其地綿亘一同之地為萬夫者九故以徑法紐算但止

其毋數

按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注周禮以為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遂人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為井是也自是兩法晦奄以為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注作兩項為是而近世諸儒合為一法為非然愚嘗攷之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八居四旁為私而一居其中為公是為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今徒見

匠人有九夫為井之文而謂遂人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為數則似太拘盖自遂而達于溝自溝而達于洫自洫而達于澮自澮而達于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如井字整如棊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之彊界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田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二尋盖以平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所謂遂溝洫澮者隘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盖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為田横斜廣狹皆可墾闢故溝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約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即為水溝水溝之下即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訂義所載永嘉陳氏謂遂人十夫有溝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為井是以方言之又謂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想亦有此意但其說欠詳明耳然鄉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饒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行貢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險峻溪澗之阻隔難以分畫宜行貢法而反行助法何也盖助法九取其一似重於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凶民不過任其耕耨之事而所輸盡公田之粟則所

取雖多而民無預貢法十取其一似輕於助然立為一定之規以樂歲之數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年至稱貸而益之則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此龍子所以言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鄉遂迫近王城豐凶易察故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偽難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鄉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魯宣公始稅畝杜氏注以為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蓋是時公田所收必是不給於用而為此橫斂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則是孟子之時助法之廢已久盡胥而為貢法矣孟子特因詩中兩句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盡廢胥而為貢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豐歉靡常而賦之額數已定限以十一民猶病之況過取於十一之外乎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萊謂休不耕者廛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畮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者是也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

者家二人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下地所養者寡也有夫有婦然後為家可任矣
見力授門

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孟子容北宮錡同朱子集註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王制糞作分此段按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以田之肥瘠言之王制言上農次農下農以人之勤怠言之當如集註

右按周家授田之制但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為率而良農食多隋農食少三者不同

西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與別家佃以均勞逸農民户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比同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田不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以集事

按此言受田之法與大司徒遂人所言畧同但言餘夫受田如此孟子言餘夫二十五畝集注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則此二十五畝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田也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

以制貢賦也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雲使職之以墾田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墾里若今邑居里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甿田無人有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之田也賞田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也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也其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也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五征税也國宅所官有官室吏所治者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

鄭氏曰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輕者廛無穀園少利也

山齋易氏曰孟子之說十一之法通乎三代今放載師所言任地則不止十一而已毋乃巧於周人之徹法歟鄭氏蔵焉蓋誤認載師為任民之法而不知其為任地之法也掌放載師之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遠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故曰遠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則六遂之餘地家削小都大都之田則三等之采地故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六者皆以田賦之十一者取於民又以其一分為十分各酌其輕重而以其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者輸之於天子此皆任地之賦也知任地之法異乎任民之法則周十一之徹法可考矣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不毛不樹桑麻布泉也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一屋三家之税民無職事者出夫税有畎之税家税出士徒車輦給傜役趙商問田不耕罰宜重乃止三夫之税粟宅不毛罰宜輕乃以二十五家之布未達輕重之差

鄭答語亦不明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按周家立此法以警游惰之民所謂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蓋倍籓而取以困之也所謂無牲無盛無槨不帛不衰蓋禁其合用以辱之也其為示罰一也然所罰之里布屋粟國用曷嘗仰給於此鄭氏注謂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誤矣至孟子言墨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游惰者為經常之征斂矣是無罪而受罰也可乎甚至王介甫遂欲舉此例以役坊郭之民夫古人五畝之宅與田背受之於官是以不毛者罰之後世官何嘗以宅地場園給民而欲舉此比乎

穀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畝踐察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

左氏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籍　謂公田借民力耕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公羊傳曰譏始履畝而稅也

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　非責也吏田駿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民勤私也

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　悉謂盡其力

穀成公元年作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聖斂

左氏傳曰為齊難故

穀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杜預注左傳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自為賦故名田賦何休注公羊傳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耦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兵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不聽

國語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言無軍旅則不征鰥寡孤疾之賦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此有軍旅之歲所征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按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成公以甸賦取之於丘已是四倍於先王之時今詳夫子答語如左傳所載似是以井賦取之於丘田乃一井之田庄見上則又十六倍於成公之時未應如是其酷如國語所載是以軍旅之賦施之平時則只是每井加賦而未必盡及一丘之數此杜何二公所註所以有別賦家財及引漢斂民錢為喻之說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二謂已收公田之租又穫私田之畝十取其一公又問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

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朱子集註曰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不平野外都鄙之地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蓋如此

當戰國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圭田世祿當制之外又有此田以奉祭祀所以尊君子不言世祿滕已行之但此未備餘夫年十六授此田在百畝之外所以尊野人方里而井以下乃周之助法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耳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謀多也譬如彼治令大則簿令小則尊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雲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臣瓚曰當年三斗田勤則畮加三斗謂治田勤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餘見平糴門）

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

杜氏通典曰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

吳氏曰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賣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開阡陌遂得賣買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畝為畔無復限制矣

朱子開阡陌辨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為秦制井田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攷之則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得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

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與楊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

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彊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為明白且先王彊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為田隨田為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獨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

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復使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各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跡猶有可攷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者自實田

通典曰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籍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貪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以內興工作外攘夷狄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按秦壞井田之後任民所耕不計多少已無所稽攷以為賦斂之厚薄其後遂舍地而稅人則其繆尤甚矣是年始令黔首自實田以定賦通典所言其是年以前所行歟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官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言貧人無田而耕墾豪富家之田十分之中以五輸田主也）漢興循而未改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初十五稅一中間竭今復之也）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晁錯說上曰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水旱而蓄積未及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

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不能禁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舂)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往送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方今之道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財粟有所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有餘以供君上則貧民之賦可損上從其言令民入粟邊拜爵各有差錯復言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從之詔賜民田租之半

三年除民之田租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令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致堂胡氏曰(漢)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繒後數為邊患天子親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恭)儉百金之費亦不苟用宮闈是做流傳國都莫有奢侈之習如之何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按文帝時賈誼晁錯皆以積貯未備為可痛惜說帝募民入粟拜爵曾未幾而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能盡蠲田之稅租者蓋當時務末者多農賤賈貴一以爵誘之則盡驅而之南畝所謂為之者衆則財常足雖帝恭儉所致亦勸勵之有方也

景帝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陋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

先公曰文帝除民田租稅後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文帝恭儉節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餘年此豈後世可及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勸種宿麥

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毋令後時上從之。仲舒又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名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窮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

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源甚衆內史地謂京兆扶風其利今內史稻田租挈重挈苦計反收田租之約令也不與郡同郡謂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盡地利平鈐行水勿失其時

元封四年祠后土賜二縣及楊氏無出今年租賦

五年修封禪所幸縣無出今年租賦

天漢三年修封泰山行所過無出田租

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田一畮三甽（甽壟也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嶷嶷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作耐）故嶷嶷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也）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甽者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善為甽者又過縵田一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謂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也澤雨之潤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光史失其姓）教民相與傭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官壖（而緣反）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請外垣之內內垣之外守離宮卒閑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為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入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蓄積

石林葉氏曰世多言耕用牛始（漢）趙過以為易服牛乘馬引重致遠牛馬之用蓋同初不以耕也故華山桃林之事（武王）

以休兵並言而周官凡農政無有及牛者此理未必然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若非用於耕則何取於牛乎(漢)壽趙過傳但云晦五頃用耦耕二牛三人其後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乃教過以人輓犁由是言之蓋古耕而不犁後世變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為之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耦與犁皆耕事故通言之孔子言犁牛之子騂且角則孔子時固已用犁此二氏所以為字也

(昭帝)始元元年詔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時賦斂煩多律外而取之今始復舊)

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謂聽以菽粟當錢物也)

(宣帝)本始元年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租稅勿收

三年詔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

四年詔被地震傷壞甚者勿收租賦

元康二年詔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神爵元年正行幸甘泉河東行所過毋出田租

甘露二年鳳凰集新蔡毋出今年租

(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

二年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幸甘泉所過毋出租賦

(成帝)建始元年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貧不滿三萬勿收租賦

孝成帝時張京古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哀)即位師丹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漢)文帝承(周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飾以節儉民始充

實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盖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可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限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哀帝即位令水所傷縣邑及它國郡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收程稅

漢提封田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提封者大舉其封疆也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群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漢極盛矣據元始二年戶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

王莽篡位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倫人富而頌聲作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假如貧人賃富人之田劫者富人劫奪其稅欺凌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過八而田滿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

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苛政誖亂用度不足數賦橫斂民愈貧困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一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善乎

老泉蘇氏曰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全其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稅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

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財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令雖使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井田之法起於黃帝事見鄉黨門非唐虞之世則

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出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它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水心葉氏進卷曰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強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為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

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為井而臣以為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為井何者其為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為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農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為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濰淄以東其不能為者不強使也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封建絕然封建既絕井田雖在亦不可獨存矣故井田由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畎遂溝洫環而為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為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為源鍾固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為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為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於田之必為井不為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瀦防衆流即之渺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求而況井田遠在數千載之上今其阡陌連亘擄聚遷改蓋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畧具在勤勤以經界為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顧從而效

之亦咨嗟歎息以為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為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太半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貲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披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實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于民又供上用雖奪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畧相當矣過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

疾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畧王相怨有不安民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故臣以為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立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連得生善之利此以為與其群臣當深誠為之至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為實儒者以高為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按自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為確實愚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

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磽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户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又所當周知也為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敝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貢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為世卿強大夫所製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放斃而姦敝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公孫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敝已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不足以育妻子之說又有暴君汙吏慢其經界之說可以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攷覈難施故法制隳弛而姦敝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晦菴語錄亦謂因蔡澤比語可見周制至秦不能無敝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姦敝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敝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

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為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圮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

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隨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經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許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讀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田賦考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光武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野穀漸少田疇益闢焉

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覆墾田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相增減乃下詔州郡檢覆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

遣使奉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侍側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章帝建初三年詔度田為三品

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縣

詔以布帛為租

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三十三畝八十五步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筭

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十九百九十每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

沖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卅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敛錢以布帛為租則錢帛盖嘗迭用
按章帝時以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為租敛錢畝十錢也
矣此所謂畝稅敛錢乃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
稅錢始此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又名修宮錢
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稅十錢陸渾上疏曰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
聖戒自階亡國之法哉
仲長統昌言曰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
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今當限大田以斷兼并
去末作以一本業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上取
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
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
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贏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
餓殍之蒲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
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
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更
食日廩班祿未定可為法制盡一宂科祖稅什一更賦如舊今
者土廣人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
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兗冀人稠土
狹不足相拯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穀
田宜稼悉不墾發令宜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
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户綿二匹布二
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
吳孫權黃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
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
與衆均等其勞也
晉武帝平吳之後置户調之式丁男之户歲輸綿三匹綿三斤女
及次丁男為户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亮
人輸賓在反公布户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
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
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
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
課田者輸義米户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又

限王公田宅及品官占田晛賜門

按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人出一算
者户口之賦也今晉法如此則似合二賦而為一然男子
一人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則無無田之户矣此
户調所以可行歟

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
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　太興元年詔曰
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漢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
交相以周濟所益甚大　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夫不耕天下
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已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
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
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閒者流人奔陳吳東吳今儉皆

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與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溢可計日而待也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頃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筭田稅米空縣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

(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按(晉)制子男一人給田七十畝以畝收三升計之當口稅二斛一斗以畝收二升計之當口稅一斛四斗今除度定田收租之制而口稅二斛增至五斛則賦頗重矣豈所謂公王以下云者又非泛泛授田之百姓歟當攷

(前燕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封裕諫曰(翰)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

(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徐豁上言武吏年滿十六課米六十斛事見丁口門

(宋孝武帝)大明初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鄭二縣墾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

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徒居宅縣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田疇方翦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帝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言宋武帝時遣臺使督郡縣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故下實作尚方寄繫東治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恣言贓賄無人敢言賞薄禮輕即生謗讟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恒典人無怨咨

子良又啓曰今所在穀價雖利室家飢嗛豬簞縑纊雖賤駢門粿質而守宰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販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緊急乃至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令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不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尤求請無地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錢進違舊科退容姦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又啓曰諸賦稅所應兩錢不限小大但令所在兼折市帛若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盡令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剏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匹直六百官為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人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下日餘其四人所送尤依舊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甿庶空

儉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貲不殷國用不阜也

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貲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為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唯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

見呂官占戶門

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充貧者就食山東勑有司勸課田農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放滋息

太武帝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取以人牛力相貿墾植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賞以耕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少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戶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一石人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十以此為降大卒十匹中五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官俸

孝文延興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

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中綿麻不惟法度之蠲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義已行之成詔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絲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郡言共竊利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量度綿布匹有丈尺之盈尤不計其廣絲綿斤兩兼百鍊之賸未聞依律罪州郡者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三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今百官請俸祇樂其長闊幷欲厚重無復推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亡其州能調綿布精闊且長橫發美稱以亂視聽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者也今若必復綿麻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綿布幷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大府卿士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

以九品混通户調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謂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蔡洛荊河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徐等州貢綿綃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以成布充

孝明帝時張普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絲麻之調遵先皇之令軌復高祖之舊典仰惟高祖發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雖綿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荷輕賦之饒不但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怨嗟聞于朝野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

之人均常俸之數年俸所出以市綿麻亦應周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人憯苦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龍明明慈信昭布於無窮孰不幸甚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

(孝文)太和元年詔曰去年牛疫死太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

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人晝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閑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縣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地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右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俱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拘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各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無奪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卓如山可有積於北户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始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成事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又還受之盈縮人年又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

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人倍田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乃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又還分諸桑只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制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宿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准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一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從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匠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按夾際鄭氏言井田發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李安世

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晉武帝）時男子一人古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書其還受之法無田考其詳耳或謂井田之廢已久驟行均田奈有餘以予不足必致煩擾以興怨讟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户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户絶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不令有盈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是令其從便買賣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以為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而無敝歟

（孝明）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

（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户入京師中三品入它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靜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内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矣

（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户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景亂（梁）乃命行臺寺術畧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老而退

不聽賣易

文宣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資者役其力

武成以修創營殿所役甚廣并兼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床無者輸半床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

河清三年詔每成春月各依鄉土立稅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亡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以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虎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時定令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五井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米

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授租入臺者五百里内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

武平之後權幸賜予無限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調令出錢

後周文帝覇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周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至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有室者歲冬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調合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詳見職田門

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開皇中户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二十六按定墾人數每户合墾田二頃餘也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户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户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則每户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之非實

水心葉氏曰齊自河清始有受田之制其君驕麗甚矣然尚如此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以其時田皆在官故也今田不在官久矣從事無復論然遂以為皆不當在官必以其民自買者為正雖官偶有者亦效民賣之此又徧也　淳熙間

有責官田之令故水心云然

隋文帝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徵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三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為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為征絲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也後之君子誰能記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威為納言奏減賦役務從經典帝卒從之

開皇九年帝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止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以宇內無事益覽徵賦百姓年五十者輸量停放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徵地為兵租賦之入益減征伐巡幸無時休息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唐武德二年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自茲之外不得橫有調斂

武德六年令天下戶量其貲產定為三等至九年詔天下戶三等未盡升降宜為九等

七年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楡棗桑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具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

孱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者不過五十日免課役及課户見復除門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夷獠之户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户丁稅錢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絰二年者上户丁輸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凡水旱蟲蝗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

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右此租庸調徵科之數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會要所載陸宣公奏議及資治通鑑所言皆同新唐書食貨志以為每丁輸粟二斛稍三斛調則歲輸絹二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疑太重今不取

諸賣地者不得過半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官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工商求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因王事落外蕃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還日仍給身死王事者子孫雖未成丁勿追身分田戰傷廢疾不追減終身諸田不得貼賃及質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

貼賃及質官人守業田賜田欲賣及貼賃者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州縣改易及它境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人本縣無田聽隔縣受

通典曰雖有此制開元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并兼之敝有踰

漢成哀之間

致堂胡氏曰古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户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係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耳苟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為公家之利與百姓為市而貿之甚則以為價不售而復奪之又甚則強其親鄰隣里高價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繫于心惟鬻市得直重斂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已來其如唐之租庸調法最善然不能百年為苟簡者所壞可勝惜哉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時用人稱其官則久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故仕則不稼有馬乘則不察雞豚家伐氷則不畜牛羊當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朝饗太倉暮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甘於菽水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廬懷慎為丞捐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辦喪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而既仕者即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酬其品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譴大訶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廉恥之風益勸矣

水心葉氏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強者力多郤能兼并衆人之利以為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至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設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至(成)周時其法極備雖周禮地官所載其間不能無牽合抵捂處要其大畧亦可見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為井井為疆界歲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疆界既定人無緣得占田其間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郤無強民貪并之害後來井田不修隄防浸失毀壞絶滅至商鞅用(秦)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漢志曰東西曰阡南北曰陌)阡陌既開天下之田郤簡直易見看耕得多少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際有豪強兼并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雖然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挿手不得不得不去而為游手轉而為末業(漢)終(文景)之世以(文景)恭儉愛民(武帝)之脩立法度(宣帝)之勵精為治郤不知其本不如此但能下勸農之詔輕減田租以來天下之民知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郤與(三代)不合當時但問墾田幾畝全不知是誰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當時以度田不實長吏坐死者無數至於(漢)亡(三國)並王氏既死於兵革之餘未至繁息天下皆為曠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亂雖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於

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到頭其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為畝唐却是二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它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先王建國只是有分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無分民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地雖不足民有餘（孟子所謂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王之野者是也）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懷柔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孟子載梁惠王所謂寡人之民不如多者是也）唐既止用守令為治則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寬鄉狹鄉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今却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求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凶荒之不常上又賑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記王制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之移之左命國之左物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唐却各地自遷徙若後自賣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為祖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

壞矣後世粗知貞觀之法執之以為據故公田始受為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他立賣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壞至于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没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為兩稅要知其弊實出於此

水心言唐方使民得立券自賣其田自汙貢禹有田一百五十畝恐亦未深攻如蕭何買民田自賤車馬則自漢以來民得以自買賣田土矣蓋自秦開阡陌之後田即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貴者可得之富者有貲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屬役於富貴者也王翦為大將請美田宅甚衆又請善田者五人可以見其時田雖在民官未嘗有授田之法而權貴之人亦可以勢取之所謂善田則屬役者也蘇秦曰使我洛陽有田二頃安能復佩六國相印蓋秦既不能躬耕又無貲可以買田又無權勢可以得田宜其貧困無賴也

田賦考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玄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是時天下户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户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十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帝方任融乃貶憬為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户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

沙隨程氏曰按唐令文授田每年十月一日里正預造簿縣令總集應受之人對共給受謂如里正管百丁田萬畝立法之意欲百家仰事俯育不致困乏耳因制租調以禄君子而養民之意為多律文脫户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淳浪者

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但使後世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其為治豈易量哉中間法度廢弛凡史臣所記時敝皆州縣不舉行法度耳時天下有户八百萬而浮客乃至八十萬此融之論所以立也使融檢括剩田以授客户責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賦雖古之賢臣何以加諸雖有不善其振業小民審修舊法所得多矣故杜佑作理道要訣稱融之功當是時姚崇宋憬張九齡輩皆在豈雷同默默者耶故唐人後亦思之然陸贄稱租調法曰不校閱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之授田決不可令輸兩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闔走弄於其間也史臣曰州縣希融旨空張其數務多其獲蓋與陸贄之說背馳豈史臣未稽其實耶

開元十六年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

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以布代租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以江淮轉輸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米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為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

天寶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

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

按十四年有户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户合得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萬畝

代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

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為羣盜縣不能制盜袁晁起浙東攻陷諸郡衆近二十萬經二年李光弼討平之

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庸稅地稅依舊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

大曆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每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此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

大曆四年敕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後宜準度支長行旨條每年稅錢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上下戶三千中上戶二千五百中中戶二千中下一千五百下上戶一千下中戶七百下下戶五百文其見任官一品準上上戶稅九品準下下戶稅餘品並準此依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准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准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從不均宜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者無問有官無官亦在所為兩等收稅稍殷有者准八等戶稅餘准九等戶稅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

同百姓例並從九等輸稅

按以錢輸稅而不以穀帛以資力定稅而不問身丁人皆以為行兩稅以後之弊今觀此則由來久矣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按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加歛以枉法論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歛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天下便之

租庸調法以人丁為本開元後久不為版籍法度廢弊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為戶口使務聚歛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法遂大弊至德後天下兵起人口凋耗版圖空虛賦歛之司莫相統攝紀綱大壞王賦所入無幾科歛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蠹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議者以為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不可輕改而帝

方任炎乃行之自是吏姦無所容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汝陰程氏曰開元中豪弱相併宇文融修舊法收羨田以招徠浮户而分業之今炎創以新意而無弁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姑定額取稅而已始與孟子之論悖而史臣抵融而稱炎可謂淺近矣贊稱融取隱户剩田以中主欲夫隱户而不出剩田而不取則高祖太宗之法廢矣流亡浮寄者當炎之地宜用融之善以修舊法以何以振業之乎使貧者當炎之地宜用融之善以修舊法以革時弊去融之不善務為簡易貴成守令而不收籍外之稅俾高祖太宗之法弊而復新户口既增租調自廣此陸贄之論諄復而發者如斯而已也且天寶盛時户八百餘萬年亂之後至是三百餘萬既曰士著者百無四五是主户十五餘萬浮客二百八十餘萬也宜無是理既不復授田雖以見居為簿何益乎

按宇文融楊炎皆以革弊自任融則守高祖太宗之法炎則變高祖太宗之法然融守法而人病之則以其逼脅州縣妄增逃羨以為功也炎變法而人安之則以其隨順人情姑視貧富以制賦也融當承平之時簿書尚可稽攷乃不能為熟議緩行之規炎當離亂之後版籍既已隳廢故不容不為擢時施宜之舉今必優融而劣炎則為不當於事情矣

建中三年詔增天下稅錢每緡二百朱泚王武俊田悅合縱而叛國用不給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因詔天下皆增之貞元八年劒南節度使韋皐文增稅十二以增給官吏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

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疋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給本價為蛩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剥價謂之私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蠲麥水旱戶口減耗剥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隣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

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畧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洎一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常詿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啇用節財而摘郡邑駿簿書州取大曆中一年利率多者為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財以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坳圖倉庭輕而衆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佔算緡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敏求此誘之為姦蔽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為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

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
稅物估貿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
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户數
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
不變法而通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
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
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
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斂
捨焉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
而以錢為賦今兩稅效算繒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
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
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物定兩稅萬

錢為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
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
所輸倍此供稅多而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
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脩家技物甚
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
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羅鹽以入
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廩使奏吏之能者有四
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
期夫貴户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
薄征則漏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則又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
野墾闢然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誘以墾殖荒田限年免租新
畝雖闢舊畝無矣及至免租年滿復為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

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迸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必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户部若人益卑實稅額有餘擾户均減十三為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如稅具户者殿亦如之民納稅以去歲輸數為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户之際視雜莊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蘇事方興而輸繕農功夫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函荒不暇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穫始畢執契行貸飢歲空家相棄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户部者宜計諸道户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主以逮捕時或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粮賑救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為占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

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贊言雖切以譎遂事無施行者

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為陛下行兩稅課納有時貪暴無所容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有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變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

東萊呂氏曰賦役之制自禹貢始可見禹貢既定九州之田賦以九州之土地為九州之土貢說者以謂有九州之土貢然後以田賦之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考之於經蓋自有證何者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上貢於天子以此知當時貢賦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叙土貢正緣已輸粟米以此相參放亦自有證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於畿甸而足自大畧而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之賦畧相當周官所載九畿之貢而已九州之貢所謂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輸王府或以三之一輸王府或以四之一輸王府所謂上貢末必能當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國以待王府之用皆是(三)

(代)經常之法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說者以為二千五百人為師亦是一時權時之役所謂經常之役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詩所謂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皆是經常之役法如此用兵軍役寓之井賦乘馬之法無事則為農有事則征役至漢有所謂材官踐更過更卒更三等之制當時有干戈之征及至魏晉有户調之名凡有户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賦後(魏)亦謂之户調在後(魏)以一夫一婦出帛一匹在(北齊)則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則一床未娶者則半床當時有户調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自(漢)至南北朝其賦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承(隋)(三代)(漢)(魏)南北之制雖或重或輕要之規摹尚不失舊德(宗)時楊炎為相以户籍隱漏徵求煩多變而為兩稅之法兩稅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然而兩稅在(德宗)一時之間雖弊為整辨然取大曆中科徑最多以為數雖曰自所稅之外並不取之於民其後如間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為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歸地要得復古田制不定縱得薄斂如(漢)文帝之復田租苟悅論豪民收民之資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田制不定雖欲復古其道無由兵制不復古民既出稅賦又出養兵之費上之人雖欲權減兵又不可不養兵制不定此意亦無由而成要之寓兵於農賦役方始定

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

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五而稅一其後(漢高祖)至三十而稅一其時亦有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往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二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匹綿二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畧不能詳知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授田則雖不必穫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

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徙有空文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隱者獨田畝耳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算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錢帛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為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是丁中出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緣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亢為的當宣公所謂計估算緡失平長偽挾輕資轉徙者脫徑稅敗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為姦殿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與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户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户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田之名而重其户賦者兩漢也因授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

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戶口之數三代以前姑勿論史所載西漢極盛之數為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東漢極盛之時為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萬九百六十六此通典所載之數據東漢書郡國志計戶一千八百七十三萬有奇是及盛於前漢矣三國鼎峙之時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二十萬昔人以為繞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蓋戰爭分裂戶口虛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晉本康時九州攸同不可謂非承平時矣而為戶只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運祚短促者固難稽攷姑指其極盛者計之則宋文帝元嘉以後戶九十萬六十八百有奇魏孝文遷洛之後只五百餘萬則混南北言之纔六百萬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有奇唐天寶之初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纔及其三之二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戶口之賦頻重則版籍容有隱漏不實固其勢也南北分裂之時版籍尤為不明或稱僑寄或員數闕或以三五十戶為一戶苟避科役是以戶數弥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齒日富休養生息莫如開皇貞觀之間考覈之詳莫如天寶而戶數終不能大盛且天寶十四載所上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而不課戶至有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夫不課者鰥寡廢疾奴婢及品官有蔭者皆是也然天下戶口豈容鰥寡廢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說矣然則以戶口定

賦非特不能均貧富而適以長姦僞矣又按(漢)元始時詔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計每户合得田六十七頃百四十六步有奇(隋)開皇時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計每户合得田二頃有餘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户日削於舊何也蓋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亂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畝猶在可損可益者户也是以虛耗之餘並緣為弊而版籍難憑杜氏通典以為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其說是矣然不知庸調之征愈增則户口之數愈減乃(魏)(晉)以來之通病不特唐為然也(漢)之時户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蠲減且令流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偽上流民自占者八萬餘口以徼顯賞若(魏)(晉)以後之户賦則一郡豈敢偽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逋負乎　陸宣公又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厲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此雖名言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藝有智愚之不同均營生也而時運有屯亨之或異蓋有起窮約而能自致千金其餘力且不足以及他人者亦有蒙故業而不能保一簪一身猶以為累者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也然則以田定賦以家之厚薄為科斂之輕重雖非盛世事而救時之策不容

不然未宜遽非也

貞元三年時歲事豐稔上因畋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時豐何故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迨過於稅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憲宗）末年度支塩鐵與諸道貢獻尤甚有助軍及平賊賀禮上尊號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以枉法贓論然務姑息賞賜諸軍不可勝紀用不能節

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穆宗）時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言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塩利之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惟塩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

時貨輕錢重與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裴垍為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所復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方許徵於支郡其諸州送使額便為上供故疲人稍息肩

會昌元年敕今後州縣所行科斛斗一切依額為定不得隨年檢責數外如有荒閑陂澤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墾闢耕種州縣不得輒問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稅限五年之外依例納稅於一鄉之中

先填貧户欠闕如無欠闕則均減衆户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額不得隨田加率仍委本道觀察使每年收成之時具管内墾田頃畝及合徵斛斗數分析聞奏數外有剩納人户斛斗剌史以下重加懲貶

大中二年制諸州府縣等納稅祇合先差優長户車牛近者多是權要富豪悉請留縣輸納致使貧單之人卻須雇脚搬載今後其留縣並須先饒貧下不支濟户如有違越官吏重加科殿

四年制百姓兩稅之外更有差率委御史臺糾察其所徵兩稅匹段等物並留州留使錢物納匹段虛實估價及見錢從前皆有定制如聞近日或有於虛估匹段數内實徵估物及其間分數亦不盡依敕條宜委長吏恭守如有違越必議科懲又青苗兩稅本繫田土地既屬人稅合隨去從前敕令縣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州縣覺察如有此比須議痛懲地勒還主不理價直

按兩稅不徵粟帛而徵錢吏得為姦以病民穆宗時嘗復舊制徵粟帛矣今復有此令豈又嘗變易耶計貨徵錢必有估直而估乃有虛實之異舞文如此今禁其於定制外多科固不若仍復粟帛之徵則自不能多求於定數之外也

昭宗末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與其弟制南留後匡明委輸不絕詳見國用門

光啓三年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皚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户全義麾下纔有餘人乃於麾下選可

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户
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来者綏撫
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
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數千於農隙選北者
教之戰陣以禦寇盜關市之賦迫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
市五年之後諸縣户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
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
不能欺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
勞以酒食有蠶桑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
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
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之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户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

成富庶

按唐末盜賊之亂振古所未有洛陽四戰之地受禍尤酷全義本出群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為富實觀其規畫雖五季之君號為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賢哉

後唐莊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悉租庸使孔謙奏違詔督理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稅日少

沈氏容齋隨筆曰梁之惡最為殿陽公五代史記所不書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括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蜀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高以耕桑薄其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

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歛輕而丘園可戀也及莊宗平定梁室
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歛以奉上民產雖竭
軍食尚虧加以兵革因以饑饉不三四年以致顛隕其義無
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攷之此論誠然有國
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吳徐知誥為淮南帥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
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
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收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
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強
洪氏容齋隨筆曰自用兵以來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為
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歛最重偶閱
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

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
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
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
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
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絹綿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
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
民耕鑿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
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
匹擡為一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
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
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
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

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畧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為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靦於徧閏之臣乎

同光三年敕魏府小菉豆稅每畝咸放三升城內店宅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偽命遂有配征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貴與充本廻圖收市軍裝衣賜其絲永與除放

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

自堯堙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為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十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法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時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筭人口既已減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一千二百餘萬墾土亦一千八百萬餘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粮抹馬必侵於牛草於是天下戶口秖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與漢比崇

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二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群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斗直兩錢自正觀至于開元將及九百萬户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歛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能為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熟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畱宸鑒如以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歛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細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則天下幸甚敕本朝徵科唯有兩稅至於折納比不施為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及塩錢等宜令租庸司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即須具事由聞奏

按同光三年是為莊宗既滅梁蜀之後驕侈自恣賞賚無節倉廩空虛軍民咨怨孔謙復行尅剥之政民力重困而國用不支將以危亡之時也然則琪言雖美詔勅雖一再祗虛文耳以此疏叙述歷代勸農寬征生聚之事辭簡而義備故録之

明年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明宗天成元年赦節文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祗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天成二年勅率土黎甿並輸王稅逐年生計祗在春時深虞所在之方無知之輩不自增修產業輒便攪擾鄉鄰既撓公門須嚴定制自今後凡關論認桑土二月一日後州縣不得受狀十月務開方許論對準格據理斷割

三年敕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

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詳見榷酤門
長興二年人户每田畝納農器錢一文五分詳見榷鐵門
四年五月五日户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
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等起徵條流如後
四十七處節候常早大小麥麵麥豌豆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
日納足正稅匹帛錢鞋地頭榷麴蠶鹽及諸色折科六月五日起
徵至八月二十日納足河南府華州耀陝絳鄭孟懷陳齊律延充
沂徐宿汝申安滑濮澶襄均房雍許邢洺磁唐隋郢蔡同鄆魏汴
潁復鄜宋亳蒲等州
二十三處節候差晚隨本處與立兩等期限
一十六處校晚大小麥麵麥豌豆六月一日起徵至八月十五日
納足正稅匹帛錢鞋地頭榷麴蠶鹽及諸色折科六月十日起徵

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幽定鎮滄晉隰慈密青鄧淄棻邠寧慶衍
七處節候尤晚大小麥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正稅匹
帛錢鞋地榷麴錢等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并潞澤應威塞
軍大同軍振武軍
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供通手狀其頃畝多少五家為
保委無隱漏攢連狀送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人
隱欺許令陳告其田並令倍徵
長興二年六月敕委諸道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
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户出剩田畝補貧下不追頃畝自肯者即據
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有經災沴及逐年
逋處不在此限
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

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估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長興九年敕天下州府受納稈草每束約一文足一百束納拘子四莖充積年供使棗鍼一莖充稿場院其草并柴蒿一束其納絹絁布綾羅每匹紬錢十二文足絲綿紬線麻皮等每一十兩納耗半兩鞋每量納錢一文足見錢每貫納七文足省庫收納上件錢物元條流見錢每貫納二文足絲綿納子每一百兩納耗一兩其諸色疋段並無加耗二年敕今後諸州府所納稈草每二十束別納加耗一束充場司耗折

潞王清泰元年以劉昫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匄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悉怨之

致堂胡氏曰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為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胥吏何責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訴災傷或下赦令盡蠲之而有司徵督如故農氓不諭乃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謎盖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政陽行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潞王能蠲三百萬石豈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文獻通考卷之三